



悉达多庆典开示：佛

宗萨钦哲仁波切

时间：2016年11月11日

地点：印度菩提迦耶

中文翻译：西游译文

根据《贤劫经》的说法，就在此处，将会有千佛出现。据信在很多劫以前，有一个邪恶无德的统治君王在此砍下了一百万菩萨的头。当时，那些菩萨非但没有怨恨、恐惧和瞋怒，反而全都各自发了一个愿。其中有一千位菩萨发愿要在菩提迦耶金刚座这里成佛，其他成百上千的菩萨发愿要成为这些如来的追随者，另外许多菩萨则发愿要护持这些如来的教法。根据《贤劫经》，迄今，此地已经受到以燃灯佛为首的四位如来之加持。

在燃灯佛住世的时候，据信这里有一个非常贫穷的男孩，他也希望受菩萨戒。受菩萨戒是非常珍贵崇高的证悟心念，一个人必须具有福德，才能真正发愿步入菩萨道。由于他如此贫穷，既没有任何东西可资供养，也没有任何累积福德的方法。在他四处寻找供物的时候，发现一个美丽的女孩正在卖花。他走向这个女孩，询问是否可以给他一朵花。女孩说：“花可不是免费的，你必须得付出点什么。”于是男孩提出，为女孩做一天家事之类的劳务作为交换。一天结束时，男孩就向女孩索取他需要的那朵花。女孩本来就感到非常困惑，为什么这个男孩如此迫切地需要花朵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来交换。于是问他：“你要这花做什么？”男孩回答说：“我要去见燃灯佛。我想供养这花给他，并且求受菩提心戒。”这个女孩有点厚脸皮，她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只有你发愿在接下来的五



百世都做我的丈夫，我才把花卖给你。”男孩大感困惑，说：“不，要知道，我去见燃灯佛，是为了出离轮回生活，而你现在却要我做你的丈夫，还不仅一世，而是五百世！”总之，最后这男孩只能让步，他们一起去见了燃灯佛，并且据信两人都受了菩萨戒。数劫之后，男孩转世，成为我们现在所知的悉达多，而女孩则转世成耶输陀罗。当悉达多终于战胜轮回、烦恼、染污和业的所有束缚时，他便称为第四尊佛，也就是我们所知的释迦牟尼佛。从历史的、通常的、外在的角度而言，他示现为净饭王和摩耶夫人之子。

我被指派了一个任务，要和你们谈一谈佛，这不是个容易的任务。伟大的月称班智达曾说：“鸟儿能飞入高空，不断翱翔，但最后也只能认输，终究必须降落地面。”同样，像我们这等凡俗众生，我们可以谈论佛、讨论佛，用我们的各种方法度量、判断、分析佛的功德，但是不一会儿，我们就不得不屈服于一个现实，那就是：我们没有足够的逻辑、语言，可以用来描述佛；而且，我们的心续也不足以真正听闻佛的功德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被指派了在这里谈论佛的任务，我必须将此视为一个累积福德的机会。在四佛曾经战胜轮回、获得证悟的这棵菩提树下，这也是未来更多菩萨将会证得如来果位的同一地点，我能被赋予这个谈论佛的机会，这本身就必定是因为我在过去世曾经积累了些许福德。

究竟的皈依对象是内在之佛

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“佛”：有内在的佛，以及外在的佛。内在的佛就是在我们内心、与我们同在的佛。实际上，“同在”一词很有欺骗性。我们就是佛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觉知。在我们意识的要素中，甚至烦恼情绪的成分中，很大一部分是觉知。它是一种认知，而那纯净无染的认知即是佛。



要知道，你甚至不必是个佛教徒才能成为这样的佛。“佛教徒”只是一个词汇，是人类以一种狭隘局限的方式给自己贴的标签。为了便于沟通、便于识别他，于是我们有了所谓“佛教徒”的这类概念。

但是，包括我们在菩提迦耶这个地方、坐在这棵菩提树下时候，在你听我讲话、在我开口说话的时候，也必然会有一种持续的认知，有一种觉知存在着。你可能感到昏沉，可能犯困，可能在走神，可能烦躁不安；或者，你可能备受鼓舞，非常振奋，非常虔诚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你必然是有觉知的，你具有觉知。若是没有这种觉知，你就无异于无生命的石头木块。你所拥有的这种觉知，至为珍贵，它就是内在之佛！

然而，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福德、能力或勇气，能接受这内在之佛。我们非常习惯虐待自己；我们不但不将自己看得神圣，反而具持迷妄、局限的心，不珍惜自己。我们忘记这本俱的自性，我们忘记自己的这个本初善，反而去追逐念头，去追逐希望和恐惧，追逐各种各样的纠缠束缚。遭受念头、情绪、染污的缠缚后，我们造作出更多的行为。这些行为又导致更多的情绪、更多的染污、更多的行为、更多行为的后果等等，愈演愈烈。或许我们有时会体验到幸福快乐，但大多数时候，我们充满焦虑恐惧，我们备受各种痛苦的折磨。

再次重申：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和知识，能够观照自心并对自己进行省思。如同早上卡维非常美妙的说法：“思维你的身体。”思维你的身体，好好想想你的身体，甚至包括貌似凡俗的思维：你所有的脚趾都完好吗？你的手指都还健在吗？你有几根手指？你的身体结构如何？包括骨骼、形状、颜色等，就连这个，我们都缺乏觉知。我们不具正念，我们不作思维。总体而言，这个世界欠缺思维。



即使当我们真正思维、真正自省时，却往往参照着某种物质化标准，亦即佛教术语所说的“世间法”。我们考虑的是：自己是否美貌？是否富裕？穿着是否得体？因此我们失去了与内在之佛的联系，亦即忘记了这内在之佛。

我必须一再强调：这内在之佛是究竟的皈依对象，是究竟的供养对象。就像我们今天正在对佛献供，这内在之佛是我们恭敬、礼拜、忏悔的对象。这内在之佛也是俱生的见证人，我们能够在祂面前忏悔、生起善念、回向功德；我们能够在这内在之佛的面前，生起慈心、悲心、菩提心。

通过外在之佛提醒自己忆念内在之佛

但是，如我反复所说，要觅得这内在之佛并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如此习惯于向外观看。我们总是向外寻求答案，我们总是在寻找一个救世主。我们喜欢相信有个救世主或神明能解决这些问题，解决我们经历的焦虑和种种问题。我们想要相信这个救世主存在于外面的某处，无论祂是男是女，只要我们祈祷恳求，就会得到祂的响应。为此，我们确实有一位所谓历史上的、代表性的佛，佛教名相称之为“化身佛”。那是受限于时间的佛——例如，那是出现于2500年前，而不是一周前的佛。那是受限于地域的佛——例如，释迦牟尼佛，这位净饭王和摩诃摩耶之子，这位释迦族的王子，他降生于蓝毗尼，在看到生、老、病、死之后，完全失去对世间生活的兴趣，尽管那是王子的生活，但是为了寻求真理，他就连最珍爱的妻儿都舍弃了。最终，他在这附近的某处经历诸多苦行之后，好不容易获得了证悟。

释迦牟尼，这位历史上的佛，这位象征性、代表性的佛，我们可以把他视为名义上的领袖，视为楷模；我们把他当作一位可以实际向其礼敬、供养的对象。可以说，随着时间流逝，这尊代表性的佛也需要顺应时代而更新。例如，阿育王



时期是没有佛像的，为了代表佛，就连代表释迦牟尼佛的象征物也是用空的法座、床榻或旁边有鹿和法轮的法座来代表佛的证悟、涅槃及降生。很久以后，佛像、佛塔、菩提树等象征性的代表物，才变得重要。有何不可呢？无论什么，但凡有助于忆念方才说到的这个内在之佛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能藉此忆持人类的本初善，都是我们可以运用的。无论是什么方法，只要能唤起我们诸如慈悲心、菩提心等等的证悟功德，我们都必须运用！

就算不是那样，哪怕佛像让你感到安慰、欢喜，哪怕佛像只是给你某种短暂的慰藉，这也是佛教徒所说的“佛的加持”，那是你福德的显现。尼赫鲁曾说：“佛像坚毅沉静的气质，抚慰我并给予我力量，帮助我度过了许多低迷消沉的时期。”由此可见，对我们这等迷妄众生而言，一位象征性的佛或佛的代表物，非常重要。一位伟大的中国僧人曾经不远千里而来，当他抵达菩提迦耶这里，当他来到这大觉寺内、见到这菩提树的时候，他是如此感动，以至于坐在菩提树前，七天七夜，泪流难止。如果这象征性的佛、外在之佛或是佛的代表物，能给予人这样的启发和激励，从而令其生起菩提心、慈悲心和仁慈行为，我们就应当视其为一种加持，我们就应当认为这值得庆祝。

佛陀是印度献给这世界最伟大的礼物

我要对我所有的印度朋友表示随喜和感谢。出于他们的爱心和奉献，才有了这次这个纪念佛陀的庆典，纪念他们自己的其中一员——一个印度人。

我知道印度这片土地养育了非常多的伟人，但是出于我自己十分局限狭隘的观点，我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：无人能与悉达多相提并论。他的遗产、他的教法、他的道途，无人能及。



我经常对我的许多印度朋友说，悉达多——或说是佛陀——可能是印度对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出口品，是印度献给这世界最伟大的礼物。穆罕默德、耶稣基督，他们是外国人；湿婆、梵天、毗湿奴，他们不是人类，他们是神。但佛陀是一个印度人，如果他今天还在这里走动，他会拿着一本印度护照。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忆念佛陀，这非常重要，而印度人尤其应该忆念这位最伟大的印度人。

大家听过有多少中国皇帝或日本天皇接受了瑜伽？我会说没多少。有多少中国或缅甸的帝王、王后唱宝莱坞歌曲？我知道宝莱坞非常有影响力，但是有多少呢？没多少。而佛法、佛教却曾真正远播四方。曾有那么多古代中国、日本的伟大帝王曾经躬身礼佛。没有多少人能让这些帝王礼敬，他们不轻易向他人躬身礼拜，但有这么多的帝王，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，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地，都曾向悉达多躬身礼敬。藏族人我很了解，他们确实是嗜血、野蛮又好战。但为什么藏族人现在连拍只蚊子都会三思而行？都是因为那个印度人教导了非暴力。很多世纪以来，藏族人非暴力一无所知，直到佛陀的教言传到藏地为止。如果有人去过日本，可能知道那些美妙惊人、宏伟庄严的禅宗寺庙和园林。虽说日本距离印度几乎有六千英里远，可是多少世纪以来，日本人躬身礼敬悉达多，并且确实在心中履行悉达多的价值观。还有许多其他国家，缅甸、斯里兰卡、泰国、老挝等，都是如此。

而且，不只是在遥远的过去，佛陀的话语至今依然在许多国家、民族和文化中广受推崇。就在十年前，其中有些地方甚至从未听说过佛。克罗地亚人、斯洛文尼亚人、德国人、美国人，为什么他们会放下赚钱的工作或生意，成为佛弟子？有些人甚至奉献一生，成为出家众。为何佛陀在这些遥远的国度会获得如此尊崇？为什么直到今天佛陀依然备受尊敬？包括知识分子、科学家、思想家，各行各业的人都尊敬他。这完全不是因为佛陀获得了某种神奇的天启。而是因为他在菩提伽耶这里，经过多年苦行和修持之后，佛陀终于获得证悟。换句话说，他终于领悟了究竟的真理。但他并未与某个外在神祇交谈；他所了悟的真理，不是什



么超凡的神谕。他发现的真理是如此简单，离我们如此之近，就像睫毛，我们反而看不见。这真理一直在我们心中。

四圣谛

这就是他的了悟：例如，一切和合事物都是无常；一切与我执有关的情绪都是痛苦；一切现象都无本俱的自性；证悟或说涅槃，超越极端。

我想，重要的是去了解：是什么引导着悉达多——这位化身佛、这位象征性的佛——去探寻这样的真理？如前所说，当他在王宫里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并不艰苦。他那时是个王子，一切都很顺遂。他有关爱他、照顾他的家庭。当时没有战争，没有宗教纠纷。他并非出于绝望，才不得不去寻找答案。他走出王宫，看见老、病、死，这令他深思无常。他意识到，这些无常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；他意识到，我们全都受制于无常。于是，他开始提出那些令人赞叹的问题：“我们都会死吗？如果会死，死的到底是谁？”“死亡就是终点吗？我们还会继续吗？”

“到底什么是死？我们说的死是指什么？”诸如此类，他勇于提出这些疑问，他有勇气和智慧提出这些疑问。而且，对他来说，找到真相是如此重要，令他不惜割舍、放弃所有财产。他四处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最终在这棵菩提树下，就在此处，他终于了解、证得或说觉悟了实相。实相就是：一切和合事物都是无常的。无论什么，包括我们的蕴聚、身体、感受、意识、住所、朋友、家人、心情、价值观、传统、文化，就连我们的生命，都受制于无常。这是各位必须实证的，也是他所领悟的第一个真谛。

然后，是什么导致了我們所有的焦虑痛苦？所有的苦都来自于情绪，来自于希望和恐惧。任何一种情绪，甚至那些喜乐、慈爱、关怀、启发性的情绪亦然，只要这些情绪与我执有关，迟早都会以某种方式令我们受苦。因为情绪总是被二



元评判的分别心、希惧心所染污。只要你受限于二元分别心，就总是免不了去做比较。只要有参照、有比较，你就会一直遭受希望之苦和恐惧之苦。这就是悉达多领悟到的。

然后，他还悟得：我们投射出的一切——我们看到的一切，我们嗅到的一切，基本上就是我们感知的一切——皆非其本来面貌。基本上，事物的显现，不同于事物的本然。事物可能看起来坚实、恒常地存在着，事物可能看起来富有逻辑地存在着，事物可能看起来具有连贯性地存在着，事物可能看起来具有功用，事物可能貌似持续存在着，但这些都是显相。究竟而言，事物的显相并非其实际面貌。见到这个实相时，与古往今来的思想家、哲学家不同的是，虽然他们也可能悟到类似的真理，但是唯有佛陀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方法，教导我们如何跳脱这些陷阱、远离这种染污并从这种束缚中解脱。佛陀的这套系统性方法，以及对这方法的无数诠释，就是现在所谓的“佛陀的八万四千法门”。

了知实相之后，佛陀首先说的是：他发现了光明、无为、甚深、寂静的真理，但是这个真理不可言说，凡俗众生没有能力理解、消化这样的真理。因此他宣布，自己将默然留在森林中。据信是帝释天和梵天向佛陀顶礼，请佛说法，请佛采用各种方便，将有情众生引领至正确的方向，引向真理。由此，佛陀开始教授系统化的修行之道，例如四圣谛。

四圣谛是佛在证悟之后所传授的第一项教法。佛陀前往瓦拉纳西，在叫作鹿野苑的这个地方，教导说：无论有情众生看起来多么无明、多么不完美、多么迷妄，这些迷妄、染污都可以去除，这些情绪或烦恼的灭止是可能的，因为情绪、染污、二元分别心并非人类的究竟本性，这些是暂时的尘垢，或可说是暂时性的遮蔽。换句话说，因为苦和苦因并非人类的本初天性，所以苦的止息和苦因的止息是可能的。



然后佛说：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苦。我们经常不知道什么是苦——我们看到极为粗重剧烈的苦时，往往会意识到这些是苦；然而大多时候，我们却会把微细的苦误认为是乐，而那些无非只是苦、痛、焦虑、希惧而已。因此，作为基础，佛首先教导我们的就是如何理解苦：出生是苦，年老是苦，死亡当然是苦，留住是苦，希望是苦，恐惧是苦，比较是苦，评判是苦。基本上，我们迷妄众生一开始思考的那一刻，如果不是正在种下苦的种子，就是已经在受苦。因此，了解苦，或说了解苦的面貌为何，是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内容，也是最重要的修行之道。

造成苦的原因是什么？关于苦因，同样的，我们往往知道粗重层面的苦因，却不明白微细层面的苦因。微细层面的苦因不外乎就是“我执”——关于“我”的想法，珍爱自我，只想到自己。基本上，我们的一切想法和行为都是基于相信“我”的存在。不仅相信“我”的存在，而且珍视这个“我”，这就是所谓的烦恼。因此，对于什么是苦因，佛陀给予了博大精深的无量教法。

他接着教导说：对于这个苦因，确实有对治的方法，有一条法道，有解决方法。佛陀传授了超过八万四千种不同法门，以许许多多不同的形式和方法，阐述这对治之道。对不同根器的学生，对不同类型的人，对那些具有不同心境、不同性别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，佛陀传授了无量教法，教导如何运用这对治之道来克服或摧毁苦因，使我们得以从苦中解脱。

这个广为人知的四圣谛，只是佛陀诸多教法中的一例。他还传授了许许多多的其他教法。许多时候，如果你的思维不够开阔，如果你的心胸不够开放和勇敢，你甚至会觉得佛的某些教法是自相矛盾、彼此冲突的。因为有时佛会教导人们说，有一个在累积恶业和善业的人，这个人会经历这些恶业和善业的果报；有时他又教导说，没有“我”的存在，意味着没有任何载体，因此也就没有恶业、善业这类事情，没有转生，什么都没有！佛在《般若经》中说道：就连“证悟”



这个想法也无非是一个幻相；即使有比证悟更伟大的现象，那也不过像海市蜃楼，有如一场梦，是个幻相。

佛陀传授了非常多的教法，其中还有一点是我们必须赏识的。佛说：“你是你自己的主宰，没有别人能做你的主宰。我给了你建议，我给了你我自己践行的道途，你必须分析这条法道，你必须测试它，你必须看它是否对你有用，然后才去运用这个方法。”佛还说过：“对于法道，不应当因为是佛说的就完全信从；你必须分析，你必须仔细审查，你必须具有批判性。”正是他说过：“永远不要依赖某个人。”实际上，他甚至告诫他的僧团：永远不要依赖他这位导师，而是要依赖教法和逻辑论证。

大家要明白，这些话可是在 2500 年前说的。相形之下，时至今日，我们依然遭受极权暴政之苦，我们依然屈从于不理性的信仰。即使今天，我们仍然会被全然基于信心和虔心的系统所吸引。而在这里，2500 年前，佛陀就已经在鼓励逻辑论证，佛陀就已经在鼓励并强调“要依靠真理而不是依赖某人”。

发愿佛法长久驻世

我想藉这个机会讲一下释迦牟尼佛亲自撰着的几偈愿文。我非常粗略地翻译了这几偈。我认为这个发愿非常重要——佛法必须长存，佛法的长久驻世极为重要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思虑的全都是物质方面的利得，全都是称赞、利益、快乐、关注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是如此快速、大规模地想着这些东西。佛法必须驻世，佛陀的教法必须健康长久地驻世！释迦牟尼佛自己说过，他自己发过这样的愿：愿教法广传，长久驻世。

几天前，当我接到这个任务，要做关于佛的开示时，我就想着要分享这个由佛撰写或说出的发愿。他说：“为了利益众生，我在过去世中，忍受苦行，甚至



舍弃自己的安乐；藉此善行的力量，愿佛法持久不断地炽燃。我在过去世中，为了帮助病人而让出自己的食物，为了帮助穷苦的人而送出自己的财产；我舍弃了自己的孩子、丈夫、妻子、财物、大象和车乘，以培养珍贵无价的菩提心；我曾经礼敬并供养诸佛、缘觉、声闻众，我礼敬父母和实语仙人；为了寻求菩提心的教法，我累劫承受难以言述的苦；藉此善行的力量，愿佛法持久不断地炽燃。在过去诸多生世，我持守戒律，修持苦行；我修持忍辱，礼敬那些憎恨我的人，原谅那些受其情绪奴役的人；藉此善行的力量，愿佛法持久不断地炽燃。在过去，我以不动摇的精进和专一无散的决心，致力于解脱众生；我努力勤修不散乱，成就了不可胜数的正定；为了获得智能，我出离徒劳无益的生活，独自在丛林中学习；为了利益他人，我献出自己至为珍贵的血肉、四肢等资具；我将不善的众生引向无量次第的教法，令其成熟，并用善巧方法和智慧，令受制于邪见者获得解脱；藉此善行的力量，愿佛法持久不断地炽燃。在过去世，我慷慨布施，口说善软之语，并且行为如法，按照众生的根器行事，以此解救他人于烦恼之火，并且摧灭诸恶；藉此善行的力量，愿我的追随者长存于此世间。过去，我曾令许多众生从邪见之河中解脱，并引导他们向正见而行；藉此善行的力量，愿我的追随者永远获得敬重。”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的发愿。

作为结语，我想说的是：一定有许多方法和途径，可以使世界和平，可以使我们个人获得和谐、富足、快乐；但是我们需要了解，在这许多方法当中，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是最富启发性的方法之一，佛法是最令人喜悦的方法和途径之一，也是最无害的方法之一——不仅不伤害他人，也最无害于自己。因此，愿佛法长久驻世；尤其是在一切诸佛的发源地，长久驻世。因为这里是千佛已然出世或将要出世的地方，让佛法的种子在这片佛土上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至为重要。不仅对于印度极其重要，而且对全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。在随后几天纪念佛陀的庆典中，我希望大家都能考虑发一个这样的愿：愿佛、佛的教法和佛的追随者，兴盛、增长，久驻世间。



问答

您很深入地谈到 dharma（法），所以我想请教，这个 dharma 是指什么？

我猜想，梵文 dharma（法）这个字的含义非常丰富，具有许多不同意思。但是当我在这里用到 dharma 这个字的时候，主要指与道相关的内容。很多时候，“法”是指实相，但我更多用它来表示道、技巧这方面的意涵。例如，禅修、思维、听闻、讨论、辩论；总之，是与技巧、方法有关。但是如前所说，“法”也用来指究竟真理，“法”也指某种保护的方法。

您讲到的正念这个概念，非常类似印度教中的很多其它传统和流派，例如克什米尔湿婆派等，您认为它们会如何融合？

我对其它传统了解不多，但我想“正念”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语。佛教中说的正念，必须涉及两个层面：一个要素是不散乱，即处于当下。我感觉，现在大部分人谈的都是这一点，包括安缦度假酒店的那种正念。但在佛教中，我们还说到“观”：不仅不散乱，还必须了解实相。因为如果不了解实相，仅仅不散乱是不够的。像是狙击手，纵然他们不散乱，但不见得了解实相。所以，在佛教所说的“正念”中，不散乱和了解实相，这两个要素是必不可少。

您讲到内在之佛，也说到表象的佛，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？他们不同，但是他们完全不同吗？

他们实际上并非完全不同。看见佛的映射者具有内在之佛。事实上，并非人人都能看见佛的映射；这有点像是，并非人人都看见自己的脸在镜中的映射。首先，你得有意愿去看你自己的映象，镜子必须干净，你必须有时间去看它，诸如



此类。但是，只要你有一张脸，如果有一面镜子并且你照镜子，你就会看见自己的脸。同样地，因为你有内在的佛，所以如果你用正确的方法，看向一面好的镜子，那么你内在的佛就会被映像出来。正确的方法是指具有虔心、愿求心、分析心、思维心。于是你就会把别人——例如悉达多——看作庄严安详的人，受他吸引，以他为师，以他为向导，向他皈依。内在之佛和外在之佛，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。

您在《弥勒所问经》那次开示中提到，弥勒比佛陀早二十五劫开始修持，但当他遇到佛陀时，却看起来如此平凡。我想知道为何有此差别，以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？经过二十五劫的修持，他应该证量更高，甚至早于佛陀证悟。但他当时却看来很普通，佛还告诉他，其他僧人完全超过他了，我无法理解这一点。

我想，在所有大乘佛经中，都有我们称之为“需要解释的教法”（不了义教法）。首先要知道，《弥勒所问经》是一部大乘佛经。根据大乘传统，粗略而言，佛陀的每个示现都是装出来的。他生为王子，在看到老、病、死的时候，他感到如此悲伤，这全都是一种示现。换句话说，都是一种假装，以教导我们这样的众生，因为我们需要他去这样示范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尽管弥勒确实比释迦牟尼佛早很多劫步入菩萨道，但弥勒在此示现为佛陀的弟子。这只是另一种教导弟子的方式。

而《弥勒所问经》要教导的就是，释迦牟尼佛在经中所说的：“我曾经进行极为艰苦的修持，那需要极大的安忍、极大的勇气。例如，布施自己的眼睛，布施自己的四肢，牺牲自己的儿女、王国等等。反之，弥勒在身为菩萨时，并未做这些事，他没有修这些苦行。”但这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贬低还是菩萨的弥勒。实际上，佛对我们的教诫另有深义。佛说的是：对于不具备无量勇气、力量、耐力的修行者而言，仍有一条通往证悟之道，就是经由祈愿。祈愿之道无需



经历那种种的艰苦。当然，这也暗示了，如果这么做，证悟的速度可能慢些。但这全都是另一种形式的教导，是另一种形式的阐释。

我想了解，如何才能引导更多人进入佛陀的法道，使他们获得幸福、享受人生？如果没记错，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后九、十世纪之间，佛教曾是印度最盛行的宗教。例如，在南印度的泰米尔，公元一、二世纪时，有两三部基于佛教而创作的泰米尔史诗。我也听说喀啦啦邦的大部分寺庙以前都是佛教寺庙，后来才改为印度教寺庙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佛教在印度式微？我们怎样才能重振佛教？有没有一些步骤、方法能使更多人步入这解脱与安乐之道？

我认为需要有像您这样的人，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并且要有像组织这类活动的人。如果这些越来越多，可能会有些贡献。

我是在印度长大的，在这样一个场合，我想尽量言行得体，不想讲太多玩笑话，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故事：有一次我在喀啦啦邦，当时我坐在出租车里，也是这样的穿著。那个司机忍不住问我：“你属于哪一个宗教？”在回答之前，我反问他：“你信仰哪一个宗教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基督徒。我的神来自耶路撒冷，你的神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的神来自你的国家。”印度人居然不知道佛陀，这真是匪夷所思！

我的很多印度朋友告诉我，印度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莎士比亚的了解甚于对龙树的了解。对我来说，这实在难以想象，因为龙树可以彻底击败一大堆像尼采、康德之类的大思想家，他只要一击就能做到。但在这里，我却听说印度人不怎么了解龙树。有时我会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。

但是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共同见证着，有越来越多的印度人，尤其是那些经历丰富、见多识广的人，他们正转而对佛陀的教法感到兴趣。而且我必须说，我在



全世界各地教学，学生包括美国人、欧洲人、中国人，我得承认，对美国等地的人讲课，不像对印度听众讲课那么紧张。每当我对印度听众讲课，每当我谈到不二、空性的内容时，印度人非常自在，就像在自家里一样；印度人能够咀嚼这些内容，能够接受这些。如果我是给没有这种背景的美籍人或中国人讲空性和不二，阐明这些论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而印度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你们相信象头神骑着一只小老鼠。这是很奇怪的事，一头大动物骑在一只小动物身上，但是印度人对此毫无疑问，印度人甚至不觉得这好笑，印度人觉得这完全没问题。现实中，如果一头大象坐在一只小老鼠上，老鼠会立刻被压死，但是印度人不会这样想。印度人的心灵具有这种能够吸收和领会“不二”的能力。

总之，佛教的教法来自印度，所以我认为，一旦佛教开始在印度复兴，将会是迅速猛烈、非常高效的复兴。我们需要的就只是更多的好奇心。我想，光是好奇心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有时，我们也可以举办类似这样的庆典。

我的问题和您谈到的本俱佛性有关。您能从认识论的角度解释我们说的“人性本善”吗？因为当我们说人有贤善本性时，也有人会说这只是一个假设，我们怎么知道人性究竟如何呢？

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不过我会尝试给你举一个非常简短的例子。例如，你现在穿着一件衬衫，我相信你时常会清洗它。当你洗衣服时，你洗掉的是什么？你洗掉的不是衣服，你洗掉的是尘垢。如果你洗掉的是衣服，就会把衣服扔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造成沾染的尘垢不是衣服。所以衣服和尘垢，两者是分离的。这就是佛教的观点：瞋恨、嫉妒、傲慢等等的所有负面情绪，全都像是尘垢一样，并非我们的本性。



这是佛教的观点。但是有些人或其他哲学却相信，人的本性可能是暴力的，与求生本能有关之类的？

我们可以就此进行长篇大论的讨论，不过现在受限于时间，我暂且先告诉你这个典型的大乘论点：我们为什么会有暴力？之所以发生暴力，有其原因存在。原因就是，你试图借由暴力达到某个目的。长话短说，你不希望别人对你施以暴力吧，不是吗？如果你讨厌别人对你施以暴力，这就证明：基本上，你知道什么是苦。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苦，就能慢慢地激发自己去理解：正如你不想受苦，可能其他人也不想受苦。我们由此得出结论：人性本质是善良的。总之，这一点需要更多的讨论。